

■新作聚焦

## 池莉长篇小说《大树小虫》：

## 历史的红利和盆栽的人生

□方岩

“大树小虫”作为小说的名字，寓意简洁、透彻。“大树”是众人皆知的历史进程，而“小虫”即为依附其上的芸芸众生。精明的世人总以为自己可以看清、掌握历史的情势和规律，从而提取红利利用以规划、经营自身精致利己的人生，结果往往令人唏嘘。这种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样的典故。尽管在《调张籍》中，韩愈的本义是在调侃那些对历史表现出无知、张狂的同时代诗人，但是这并不影响后世将其引申出更丰富的历史讽喻层次和更强烈的讽喻态度，所以，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面对历史时的精明和世故，未尝不是无知、张狂的历史态度的另一种面相。有趣的是，池莉大概是想让书名的寓意与源自传统的道德判断保持距离，所以选择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形象解释作为题记：“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

“幸运”是言不由衷的谦虚，说到底复杂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所支撑的欲穷尽世界万物的自信和野心，相形之下，“盲目”更像是事物被法魅后变得扁平、透明的另一种说法。这段事实描述充满了现代性反讽，却因情势悬殊巨大，而溢出些许怜悯的意味，如同洞悉浩瀚宇宙奥秘的上帝冷眼俯瞰蝇营狗苟的子民，必须承认，有些时候“现代”自信的傲慢和“宗教”矜持的怜悯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关系。

池莉想做一个“现代”的上帝，她的冷眼旁观贯穿了整个叙事过程，却又偶尔控制不住情感的流露，正如小说第一章引用的那句诗：“大地上的罪行，/怎么可以原谅？/我参与了一些/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池莉新作的变化便在这首诗中。饮食男女的聚散离合、平民生活的鸡零狗碎、俗世的人情冷暖，池莉曾津津乐道于这些场景和故事，于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也就成了池莉写作的一个标签。然而《大树小虫》作为一部40万字长篇小说，其结构、线索的聚散离合、体量的庞大，时空的深广度都远远超过此前池莉的一切作品。虽说家长里短、俗世纷争、命运沉浮这样的家族故事对池莉来说，依然得心应手。但是池莉很显然不愿让人间烟火的伦理道德成为这些故事的底色，她更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被百年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所塑造。最终，这个波及两个家族三代人长达百年的故事在池莉冷峻的俯视下徐徐展开，大部分时候，她不动声色地描述，如同科学家在观察实验对象，人类学家在寻找典型样本，历史

学家在分析趋势。她避开带有传统道德训诫意味的典故，而刻意选择一个现代性叙述作为题记，确实用心良苦。

## 二

为了讲好这个家族故事，同时在形式上呼应题目、题记所引导的形象和意义，池莉极具匠心地采用了“树形”叙事结构。12个主要人物，除了两对夫妻分别对应两个章节外，每个人的故事都独立成章。每个独立的章节都是一部个人成长史，部分细节又在别人的成长史中得以补充、丰富。于是，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个人成长史汇聚在一起，便勾勒出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干和轮廓。或者说，这样的叙事结构呈现了可视性效果：以宏阔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每个人的成长故事都是在历史大树上刻下的或鲜明或隐秘的纹路和肌理，它们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这样的形式及其叙事效果，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曾谈及“树形家谱”结构在历史小说和家族故事中的作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只要把姓名、日期、地点填进去，就等于有了一部小说，虽然还未付诸文字，但已经是一本成形的‘概念’小说了。”事实上，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放在括号里作为补充的话：“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在传统小说里被称为辅助材料的细节实在太难被拼凑在一起，而且在现实中，几乎没人这么做。”然而，池莉却这么做了，而且以极其冒险的方式实现了。

每个成长故事展开之前，池莉都煞有介事地开列了“人物简介”和“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前者涉及姓名、出生年月、性格和血缘关系，后者则是人生简历及其评价。这种做法类似于剧本的人物设定和剧情梗概，容易引发影视改编而写作和故事走向程式化的嫌疑。然而在实际的故事进程中却始终充满戏剧性张力。原因在于，那些乏味却又无法省略的陈述性的信息早已被编排进提纲式的“简介”和“表情”中，以此来保证故事本身的精彩程度和叙事的流畅、连贯。可见，“简介”也好，“表情”也罢，这些概要性、提纲性的文字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叙事手段和技巧，是故事本身饱满必要的支撑和补充。所以，就阅读体验而言，这部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卡尔维诺关于家族小说的基本期待：“任何家族的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绘声绘色，丝毫不逊色皇室家族。”

## 三

一个始终与历史纠缠，特别是与百年中国现代史纠缠的家族故事，终究是令人期待

《大树小虫》结构、线索的复杂性，体量的庞大，时空的深广度都远远超过此前池莉的一切作品。池莉很显然不愿让人间烟火的伦理道德成为这些故事的底色，她更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被百年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所塑造。

的。《大树小虫》中的每个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中都有大历史进程的烙印，这样的设定很容易落入个人命运在大历史中沉浮的故事套路。比如，俞爷爷（俞正德）是上海银行职员的孩子，解放前就读于教会学校，国共内战时成为地下党。俞奶奶（彭慧莲）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世家小姐，解放后嫁给了革命干部俞爷爷。对于有着历史常识的人来说，这样的身份设定在解放后的历史进程中所可能引发的故事走向，无疑是熟悉的。在人与历史缠斗这样的叙事母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或委顿已是老生常谈，历史对人的塑造和人对历史的反抗也总是被理解成一种对立/冲突关系。我们习惯了在紧张状态中去谈论人与历史的关系，而忽略了我们的日常其实来自人与历史的和解，而这种和解无疑是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自由主义想象的巨大反讽：对历史顺势而为的温顺配合混淆了历史对人的塑造与历史对人的压迫之间的区别，并让后者像是人为制造的幻觉，窘迫不堪。同样，对历史的算计也消解了人对历史反抗的正义性。

革命干部俞正德要把“多听、少说、装马虎、常点头、善微笑——这一做人法宝”传给下一代，对其遭遇及其犬儒的生存法则我们固然会报以同情和理解，但是，这种人生信条的生成却是在暗中消解了其参与的历史的合法性为代价的。它淡化乃至隐瞒了一些事实，即历史后来向部分幸存者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补偿。离休干部俞正德“每逢生病颂党恩”，表面上看是颂扬信仰的时刻，实则是世俗生活获得极大满足的幸福时光——“有了快感你就喊”——恰好是池莉一部世态小说的名字。在信仰与世俗理念之间的张力关系消失的荒诞时刻，革命的功过、历史的罪与罚、人性的复杂等这些严肃的话题都会显现出不合时宜的“浅薄”。历史与人的关系只有在这样日常的场景中才会显现其真实的面相。当俞正德的血脉关系借助历史的红利的滋养，演化出革命干部（自己）、高干和高知（儿子）、名媛（孙女）这样光鲜的社会形象和家族谱系时，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驯服与沉默。事实上，两

个家族首次联手时，他们便已经豪迈地喊出了一句口号：“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打造的吗？没有。”

这句口号充满了人面向“历史”的自信，此刻的“历史”像是被逼进墙角任人摆布的弱势对象。于是便有了两个家族联手打造晚辈幸福人生的故事。第三代人的生活轨迹精致而又精确，从出生、上学、就业、婚姻、生子，每一步都是计算和经营的结果。人造的风调雨顺和精细的修剪、栽培造就了盆栽的人生，偶尔有惊无险的坎坷和波折，都会成为人生赢家回首往事的谈资。打造这样的人生样本需要成本，而成本则来自长辈们从历史那里提取的红利，这红利便是权力和财富。而盆栽的人生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阶层流动，也更容易储蓄与历史交换的本金，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红利提取，循环往复，代际相传。不得不承认，人与历史的理想关系在跌入凡间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只是这种景象在《大树小虫》的精细描绘中，竟真实得有些令人恐惧。因为我们小看了虫豸的能耐，那么大树也可能成为枯木，毕竟在这世间确实布满了以大树为食的虫豸，其中，木蠹蛾的习性很容易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产生意义联想。它们产卵于树皮缝隙，孵化出的幼虫会往树干中心部分（树干）逐步蛀食，直至大树的内部千疮百孔，衰竭而亡。

## 四

在故事的开头，我们曾怀抱理想的愿景，比如人与历史的良性互动，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以冷峻、反讽和悲悯的光芒穿透现实的龌龊和阴暗。然而故事的发展扑灭了我们的单纯和高蹈，最终它以黑暗、绝望的底色将“大树小虫”的故事装扮成了历史的墓碑。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1915年发表，《大树小虫》的故事发生在2015年。整整100年过去了，“时空弯曲”依然是有待证伪的理论，如同“虚构”一直是可以实证的事实。即将发生的就是已然发生事实的继续：虫豸死亡，虫豸繁衍，虫豸的历史生生不息……

■创作谈



□池莉

我的叛逆来得有点晚

感谢年龄的增长！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写作的意义与作家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意味是完全不同的。

许久以前，我9岁，抑或10岁？那是我第一次动笔写长篇小说。因为9岁那年我遭遇了灭顶之灾。在全校大会上，我被取消宣传队队员的资格，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指名道姓出列，站到另一边去，那是“可以改造好”子女的队列，这个队列是重点批判的对象。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9岁孩子来说，基本就是灭顶之灾。

话说“愤怒出诗人”，我也就暗暗写起小说来了。上来就写长篇，发誓要把自己的遭遇，一笔一画，详细且真实地写出来，我要彻底反抗当时流行的虚假的大话空话。

当然，这个长篇没能写下去，写实笔法连我自己都胆战心惊，生怕被人看见了举报和批判，草稿都无处藏匿，万一被查封出来，那可不得了。而少年的强烈意气与反抗，一直支持着我的练笔与酝酿，使我上世纪在80年代欣逢新时期文学热潮的时候，一举写出大量新写实小说，简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那时候我写作速度之快，下笔如有神，基本就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星期，长篇不过一两个月。

然后一晃，就是写《大树小虫》的时候了。时代已经完全变了。社会人物关系完全变了。小说们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变得不好看了。无论是传统写作、经典写法还是新闻碎片式记录，似乎都产生了严重的阅读不耐受。那么我写《大树小虫》，得对自己来一次革命了。

我的反抗来了。我想反抗长篇小说的传统与经典模式。反抗自己写得太顺手的习惯。于是从最初构思，到最后的完稿，足有十年。这十年的写作，我的叛逆爆发。极其不对称的结构是否有审美效果？去掉所有拖累语感的虚字虚词是否能够让小说人物更有行动感、现场感、直视感？阅读代入感是否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细节的复调式回环是否能够让人物形象得以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完满？等等，等等。只是我的叛逆来得有点晚，叛逆的副作用也发作得厉害，正如儿时发过了水痘最好，老大小不了再发水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是的，我做了一件危险的事。我终于写完了《大树小虫》。我患了一场迟来的水痘。

（上接第1版）民族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有机结合，文学要积极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各民族怎样同心同德，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而奋斗的内容。而采取的形式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各民族喜闻乐见的、富有民族风格特色的形式。要求文学作品具有民族性和民族特点，在塑造典型形象和表现民族性格时，就不可能不反映民族感情。在我们这样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有比民族感情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我们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民族生活的内容，创造民族的典型性格，用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形式去表现这样的作品，就是民族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有机结合，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新文艺发展的方向。

会议强调，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更好地繁荣创作，更多地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发展和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平，使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尽快出现一个全面发展、繁荣发展的局面。大会要求，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国作协和各地分会以及有关文学刊物要把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作为自己的职责；中国作协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在1981年举办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选（以后应逐渐形成制度）；争取尽快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的出版机构；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参观访问；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评论工作；组织力量开展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领导，在中国作协书记处和各有关分会的领导机构中，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7月9日下午，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为庆祝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民族文化宫举行联欢茶会。乌兰夫同志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贺敬之，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出席。在京部分知名作家陈荒煤、曹禺、冯至、臧克家、张僖、华君武、孔罗荪、邹荻帆、叶君健、李瑛、陈企霞、王愿坚等400多人参加。7月10日下午，在西苑饭店礼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胜利闭幕。

## “青春·大家讲堂”长春开讲

本报讯 6月29日，南京《青春》杂志系列讲座“青春·大家讲堂”在长春师范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青春》杂志和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本次讲座题为“以青春的名义：成长和文学”，由吉林省作协主席金仁顺主讲。作家评论家李宏伟、孟小书、刘钊、张涛、孙琳等参加活动。讲座由吉林省作协副主席李振主持。

金仁顺表示，自己的童年记忆作为自己写作取用的“矿藏”，它们在那粗粝的煤灰中闪闪发光，直到某天排列好次序奔涌而出，童年记忆的“复活”对于作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家要经营自己的“方寸之地”，围绕自己的记忆建立扎实的时空坐标，这不仅有助于叙事的稳固，也有益于作家与故事之

间不断地更新与生成。其他与会者还谈到了写作中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谈到了真诚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以及写作对于人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让人成为作家，同时对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也是一种疗救，它提供了一种与他人建立真实联结的途径。

对于大学生写作来说，文学创作与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历程，《青春》杂志力图年轻人的成长和文学理想搭建起良好的平台。近年来，《青春》先后承担了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百名优秀文化人才”项目，创办的“中国高校文学社联盟”迄今已吸纳全国高校文学社成员单位100多家，会员近5000人。2019年，《青春》改版，打出“新锐、包容、多元”的文学旗帜，大力扶持大学生写作。（宁 雯）

## 奚同发小说集《你敢说你没做》首发

本报讯 6月22日，作家奚同发小说集《你敢说你没做》首发式暨捐赠仪式在郑州购书中心举行。赵钢、李佩甫、墨白、张鲜明、冯杰、鱼禾等参加活动。

《你敢说你没做》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与《雀儿问答》共同构成作者30多年创作的重要汇编。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墨白、“80后”作家王萌萌分别作序。该书收入作者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的23部中短篇小说，从文本探索、题材选择、人性掘进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此外，还收入了郑梅梅、李少咏的评论、学术研究文章以及作者的日记《从泡茶说起》。

（晓 莹）

## 《乘风破浪》深情歌唱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王觅）2018年，青年歌唱家王莹演唱的歌曲《乘风破浪》推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今年，该歌曲入选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小型剧（节）目和作品资助项目”，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更高标准的打磨提高，使作品的艺术性得到更完美的呈现。

《乘风破浪》由钱海作词，舒楠作曲，顺年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出品。歌曲紧扣时代主旋律，以朴实的语言和柔美的旋

律，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歌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倾诉了百姓对新时代的美好祝福和殷切期待。为了更好地重新制作这首歌曲，王莹在演唱时字斟句酌，既亲切自然又不失张力，张弛有度地体现出作品中蕴含的热忱和深情。王莹表示，这首歌曲表达了我们在新时代新起点蓄势待发的激情。

“在建党98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要把它献给亲爱的党和祖国。”

作者奚同发表示，在30多年的创作中，自己从不敢懈怠，希望以文学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尤其对城市进程所带来的人的心灵异化给予高度关注，成为文学豫军中以城市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之一。他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把这次首发式当作新的起点，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活动现场，出版社还向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等捐赠该书。活动由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购书中心联合主办。

## 新国风第十八届诗人节举行总结大会

本报讯 6月24日，由中国萧军研究会主办的“新国风第十八届诗人节”总结大会在京举行。本届诗人节以“祖国在心中，诗歌再出发”为主题，旨在展示《新国风》诗人的创作成就，庆祝新中国70华诞。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贺敬之在贺信中说，新国风诗人节以及《新国风》诗刊在众多新老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巩固了阵地，培养了人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当前，我国已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为我们的创作带来了美好的机遇。真诚希望诗人们在继承传统、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接的同时，发扬国风精神，坚持中国气派，深入生活、坚持创新，不负人民、不负时代，在诗歌创作上更上一层楼。

萧鸣、峭岩、李殿仁、岳宜文、孙健、郑伟达、丁慨然等与会诗人在致辞中表示，新时代的广大诗人要始终把神圣的祖国放在心中，肩负起历史担当和时代重任，发扬诗歌的光荣传统，以大胸怀和大情怀为人民而歌、为新时代而歌，努力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会上，主办方对获得各类荣誉称号的诗人进行了表彰，绿岛新作《诗人的两个世界》同期首发。在随后举行的朗诵会上，诗人们深情朗诵了部分诗歌作品，感人肺腑，催人振奋。诗人、评论家们就部分与会诗人的作品及其创作经验展开研讨。（范 得）

## 文著协为汪曾祺维权

本报讯 6月2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著协诉中国知网侵犯会员汪曾祺著作权纠纷案，是文著协作为我国唯一的文字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维护会员网络版权第一案。经两级法院审理，历时两年，该案终于审结。

二审法院认为，二上诉人对涉案作品实施了下载、传播服务，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一审法院判定二上诉人连带赔偿文著协经济损失10000元及合理开支20000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

文著协负责人表示，知网这类知识资源平台长期大规模侵犯文著协会员权益，既包括会员在报刊发表的文艺、科技、学术文章，也包括会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这不仅给会员造成极大困扰，也严重影响了文著协为会员提供服务网络传播权益，影响了会员作品在数字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极大地损伤了会员的创作积极性。文著协将以此次胜诉为契机，认真梳理众多会员的维权诉求，做好取证工作，下一步将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进行行政处罚，并展开诉讼，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权威。（欣 闻）

## 张俊彪文学馆在陕西旬邑开馆

本报讯 近日，由王蒙题写馆名的张俊彪文学馆在陕西旬邑开馆。旬邑县委书记高玉峰在开馆仪式上致辞，并和县长王旭共同为文学馆揭牌。

张俊彪文学馆建筑面积240平方米，陈列布展面积720平方米，分为作家风采、作品欣赏、作品摘录、书画鉴赏、书信批注、藏品欣赏、作家书库等10个板块。张俊彪籍贯旬邑，他捐赠了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手稿680件、千余万字；从1970年至今，与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书画家、学者、教授等的书信1755封；收藏邮票2534枚、各类艺术品207件、书画藏品362幅、珍贵照片463张、证书119件、笔记85件、日记8本。这些文学书画艺术品，全面展示了作家的成长和文学创作历程。（欣 闻）

## 罗滨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共梅县县委宣传部部长罗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8日在梅州逝世，享年93岁。

罗滨，笔名洛川，中共党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铁笔游击队》《红棉渡》《征帆远影》，散文集《阴那山胜概》，诗论集《梅州风物诗话》等。

## 石湾同志逝世

作家、诗人、出版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3日夜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石湾，原名严儒铨，江苏武进人，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剧目室编剧，《新观察》记者，《中国作家》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作家文摘》常务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鲜红的领巾》，散文自选集《真情永远年轻》，报告文学集《春光属于你》《无花果》《中国出了个童话大王》，长篇纪实文学《丽人行》，编辑漫画《昨夜群星灿烂》，昆曲剧本《春江琴魂》等。随笔《成功者的启示》获1985—1986年全国青年报刊评比好作品二等奖，报告文学《无花果》获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祖国之恋》（编选）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等。